隙光亭雜識

隙光亭雜識卷三

長白揆敘愷功[illegible]居士纂集

男永壽仁山甫謹較字

明憲宗諱見深朱竹垞詩綜以爲見濟誤矣見濟乃景帝之子景泰三年立爲太子明年薨諡曰懷獻天順元年降稱懷獻世子云

宮嬪從葬前代多有之明自太祖至景帝皆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後代皆遵焉此帝王第一盛德事

前後事有相類者披甲上馬以示可用廉頗 馬援 日暮

途遠倒行逆施 伍子胥 主父偃 鳥盡弓藏 范蠡 韓信 感
虎渡水 劉昆 宋均 圍棊却敵 費禕 謝安 帛書傳鴈 蘇
武 郝經 射石沒羽 李廣 李遠 乳生湩 李善 元德秀 金
蓮歸院 王珪 蘇軾 智囊 樗里子 晁錯 噀酒救火 欒巴
佛圖澄 膽如斗大 姜維 張世傑 留犢 時苗 羊 飯
後鐘 段文昌 王播 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以遺文襄
唐太宗暫出李勣以遺高宗 侯景出鎮河南謂神
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
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見無點遂反隋文帝與漢王

諒約凡敕書徵召字傍加點帝崩太子廣以書徵之
無點遂反
殷浩伐姚襄襄結營逼浩浩令長史江逌擊之逌至襄
營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入
襄營火發因其亂擊之襄遂敗宋晏州夷卜漏反招
討使趙遹討之山高林密軍不能進遹遣土丁捕猱
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猱背夜遣兵挈猱
登崖及賊柵出火然炬賊廬舍皆茅竹猱竄著其上
火輒發賊奔撲猱益驚火愈熾官軍鼓譟破柵遂擒

卜漏二事亦甚相類可入兵法也

古人有變姓名者鴟夷子皮范蠡　張祿范睢　劉文伯盧芳　運期耀梁鴻　吳市門卒梅福　郭禹成汭　孔循趙殷衡　王德明張文禮　李良嗣馬植

賜姓名者始自唐世至五代爲甚宋代則西夏也如李寶臣本姓名張忠志　李忠臣董秦　李抱玉安重璋　李全略王日簡　李順節楊守立　李國昌朱邪赤心　李茂貞宋文通　李紹冲溫韜　李紹慶王晏球　李紹琛康延孝　李繼麟朱友謙　李紹安袁象先　李紹欽段凝　李紹英房知温　朱友恭李彥威　李紹榮元行欽

李紹奇夏魯奇　李嗣昭韓氏子　李嗣本張氏子　李嗣恩駱氏子
李存信張氏子　李存孝安敬思　李存進孫重進　李存賢王賢　王
宗佶甘氏子　王宗弼魏弘夫　王宗壽王氏子　王宗滌華洪　李紹
瓊萇從簡　王宗儒楊儒　王宗播許存　李繼昭孫德昭　李繼誨周
承誨　李存審符存　李繼昭符道昭　李繼徽楊宗本　趙保忠李繼捧
趙保吉李繼遷

姓有因所居而增者諸葛諸縣之葛也申屠屠原之申
也閭丘頓丘之閭也

三蘇李漢蘇武李陵　唐蘇味道李嶠　又蘇頲李乂　四李杜漢李固

杜喬　又李雲杜衆　又李膺杜密　唐李白杜甫

相傳汪伯玉爲湖廣臬副時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會飲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衆爲鬨堂伯玉有謁白嶽詩云聖主若論封禪事老臣才力勝相如幾於病風狂易矣宜其大言不慙若是也

明正德時輔臣劉健謝遷李東陽謀去劉瑾而東陽不能力爭於是劉謝去而李獨留隆慶六年高拱與高儀張居正謀去馮保而居正貳於保於是二高去而張擅國健拱皆河南人遷儀皆浙人李張皆楚人六十餘年間事之相合若此又萬曆丁丑江陵相奪情趙用賢鄒元標沈懋學抗疏論之崇禎戊辰武陵相奪情宣城沈壽民首攻之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繼之壽民懋學從孫士春用賢之孫劉又鄒同邑也後先數十年間奪情同爭之者邑里同而二相又皆

楚人亦奇矣

楊愼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兎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豬形餘可推而知矣

雞正西方之物日生於東故雞入之兎正東方之物月生於西故兎入之猶鏡之照西象入東鏡東象入西鏡云爾

四仲仲者中也正也謂子午卯酉以四太陽爲主宿虛

日鼠居子宮之中故子生肖鼠餘三宮類推四孟謂寅申巳亥以宿之在左者爲主四火星是四季謂辰戌丑未以宿之在右者爲主四金星是

王鏊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室火猪壁水貐亥奎木狼婁金狗戌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觜火猴參水猿申井木犴鬼金羊未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翼火蛇軫水蚓巳角木蛟亢金龍辰氐土貉房日兎心月狐卯尾火虎箕水豹寅斗

木獬牛金牛丑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奇數鼠虎龍馬猴狗指爪皆奇也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偶數牛兎羊雞猪趾爪皆偶蛇雙舌也或謂鼠足爪前偶後奇又何也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有動故以取象耳又子時上四刻屬本日管下四刻屬次日管故前二足屬陰四爪後二足屬陽五爪其說甚有理

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爲逆趣舍而前爲贏退舍而後

曰縮同度曰合又光芒相及曰合同宿曰聚亦謂之會又留三日曰會未當去而去之曰出未當來而來曰入又行而造其中曰入入宿度而居之曰舍留二十日以上曰宿處其所曰居又行所當行過二十日不失次曰居住而不移曰留居之不出曰守又居二十日以上曰守又徘徊不去其度曰守行而侵之曰犯未當入度而徑入犯之曰侵兩動相凌曰鬬又合復離離復合曰鬬行而隨後曰從從西入東曰貫相攻曰磨迫而侵之曰薄又兩體相著曰薄勾者左去

右迴右去左迴如勾字之狀已者往而復復而又往如已字之形也又去而復還曰勾再勾爲已蝕者侵其邊而及其中如蠶食葉之狀也經天者昏旦出於午地木火土陽星不爲忌金水陰星經天則爲妖也

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北斗七星各有所主故曰七政第一主日第二主月三曰命火謂熒惑四曰煞土謂填星五曰代水謂辰星六曰危木謂歲星七曰剽金謂太白

春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夏風橫行空中故樹杪

多風聲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見郎英七修類藁

雲棲宏公曰聞之古德云士大夫英敏過人者多自僧中來然迷而不返者什九不負宿因者什一明嘉靖中内江趙宮保貞吉初生時母夢緇衣比丘來借居後舉進士官中允庚戌秋俺荅薄都城嫚書要貢集百官會議莫敢發一言趙獨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請敕文武有司嚴飭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可一鼓而退也東鉞周汝登有詩贊其畫

像曰百官頭上論兵事羨爾緇衣小比丘蓋記其事也其爲翰林學士時教習庶吉士張江陵問近日教諸庶常讀何書答曰令讀楞嚴經江陵曰也太奇趙乃謂諸吉士曰諸君年長者四十少亦三十不以此時奇待何時耶憨山清公爲沙彌時趙見而摩其項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卒如其言去國後入五臺參禪趺坐與老禪和叩擊宗旨若內江者其雲棲所謂不負宿因者耶

明弘治中南海倫文叙會試殿試皆第一長子以諒鄉

試第一次子以訓會試第一父子四元海內傳盛事焉

明代狀元唐姓者三人皆戊科唐皐正德甲戌唐汝楫嘉靖庚戌唐文獻萬曆丙戌

明萬曆甲申乙酉間吳縣申時行太倉王錫爵歙縣許國同時在內閣申狀元王會元許解元又同籍江南亦僅見之事也

明代三及第俱拜相者嘉靖壬戌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萬曆丙辰錢士升賀逢聖林釬

蘇之屬邑常熟距崑山爲近乃明代二百六十餘年間崑山多有中狀元者而常熟則無堪輿家謂常邑東門外水勢直趨玉峰宜於其地建一浮屠以鎖之俾其勢少緩而鼎元可得矣崇禎間遂有造塔之舉而邑紳蕭叅政實爲之倡興工之日蕭盛服肅拜涖事名其塔曰聚奎而咨於衆工曰若等試言塔成狀元出在某家齊應曰在蕭家屋裏至我
朝順治戊戌科
世祖皇帝特擢孫承恩爲一甲第一人其所居乃蕭之故

宅當時衆工之對遂成讖焉又二十二年爲

今上康熙己未科狀元歸允肅又二十二年庚辰科狀元汪繹皆常熟人術者之言可謂驗矣然三君者年皆不永官亦不高惟歸至少詹孫汪皆止修撰耳終遜於崑山之致位宰輔也

輟耕錄載元順帝至正甲午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

十二月十二日小寒可謂奇矣及攷明萬曆甲午則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一節氣一中氣逐月不移一日又俱係甲午可謂奇之奇矣

分州始於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於周郡統縣始於秦州統郡郡統縣始於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天下爲州煬帝改州爲郡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

爲一於建置京邑之州始命爲府宋又府州並列矣

元建爲路府州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幾與縣並列云

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難以里數限舉嶺北遼陽甘肅四川雲南諸邊唐所謂覊縻之州皆賦役之蓋古所未見也至我

朝而幅員彌廣焉何其盛歟

朱子曰冀都山脉從雲中發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

河北太原晉陽諸縣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
上黨春秋爲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
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雲中自脊以
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入
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河中府蒲阪山之
盡處堯舜所都也泰山聳於左爲龍右畔是華山聳
立爲虎自華至中嵩山爲前案淮南諸山是第二重
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又曰前代
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東止有函谷關一路

可據爲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而盡　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　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走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粤

又曰仙霞嶺在信州府廣信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

安又發去爲建康　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又曰閩中之山皆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

朱子於地理最精相傳其官閩時判斷稱神後離任私過其治所問父老朱某爲政有冤民否曰有一焉朱公執理每右貧而左富有貧民爲富人造葬地埋機欲奪之其舊土方寸不加鋤但覆新土於上又訪其地名四至造僞契訟於朱公爭之公按其地以爲果

貧民業也斷與之富人受冤而貧者訴地俱葬焉公爽然命引至其所爭處祥視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其家遂終不顯達云

明太祖營壽陵將遷寶誌塚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函上覆以無梁甎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畝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蹟俄雷震其

碑再樹再擊乃寢不樹出野記

葉隆禮遼志云長白山蓋白衣觀音所居山中禽皆白

人不敢入恐穢其地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於此

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爲混同江

韃靼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生韃靼甚貧且拙但知乘

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

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餘亦無肥

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鬚髮稀少惟今主忒

没眞身魁偉而廣顙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成吉

思甲戌生彼俗都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忒没
眞乃小名初無姓氏名諱近年有女眞叛臣爲用所
以譯曰成吉思此云天賜也其族最敬天每事必稱
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見孟珙蒙韃
備錄
晉傅咸詩曰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
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集句詩始
於此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楊升菴曰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

附會之亦北斗挹酒漿之意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王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是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闚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此碑今在廬山開先寺字大二寸許陽明手書也按己卯爲正德十四年未幾武

宗崩無嗣世宗以宗人入繼改元嘉靖而碑中已有嘉靖邦國之語爲之兆矣奇哉

焉本鳥名能本獸名爲本猴名乙本燕名借鳳爲朋見宋祁筆記

江海間魚遊必三如妾隨妻先一後二號婢妾魚楚辭魚鱗鱗兮媵予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塞鴈聯行號弟兄

播州古夜郎且蘭地唐乾符中太原人楊端將兵擊南詔留其地子孫家焉明初楊鑑內附授宣慰使至萬

曆間楊應龍叛乃勦平之曆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而
滅費軍資二百萬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四
川貴州偏沅設巡撫始於此巡撫之官始明宣宗時
明萬曆中寧夏用兵費一百八十餘萬征播州費二百
餘萬援朝鮮費至七百八十餘萬
薛祖奚仲自夏禹時受封曆商及周末始爲宋王偃所
滅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
比見容齋隨筆又云周初諸侯千八百國至赧王時
姬姓之國尚存者獨燕與衞耳而衞至秦二世乃絶

若以爲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

三國時鉅鹿張臶年一百五歲梁時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二十頭有肉角長寸穰城有人年二百四十不復飲食惟飲曾孫婦乳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元魏神元帝力微年一百四歲太武帝時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年一百二十乃卒元太祖時扎八火兒者年一百十八歲

黃帝長一丈帝堯年十五長十尺禹九尺九寸孔子九

尺六寸漢昭帝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防風國人身横九畝長狄僑如長五人伍員長十尺巨無霸長一丈趙劉曜長九尺四寸其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漢明帝馬后和帝鄧后並長七尺三寸劉曜后長七尺八寸蘇郡唐姓一兒一妹皆長丈二尺不能嫁娶見岳珂桯史家語孔子曰焦僥三尺短之極也列子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晉武帝時幽州督孟業體重千斤南陽王保重八百斤安祿山重三百五十斤徐知訓忌烈祖嘗與飲酒而伏劍士宮中帳下刁彥能

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烈祖悟亟起去爪語字甚新奇可與目成作對也

高敖曹龍眉豹頭可對斛律光馬面彪身

放翁詩丹成不服怕升天亦有出處北齊書張遠遊在文宣時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丹成以獻文宣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樂未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蓋明知其必無此理而故為謾語以相戲耳文宣亦明達矣哉

馮默菴云瀛奎律髓一書詩派甚明九僧四靈諸詩僅

存此本所以不可廢也按九僧者希畫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也永嘉四靈者翁卷靈舒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徐璣文淵以卷字靈舒改紫芝爲靈秀道暉爲靈暉文淵爲靈淵云

駢儷之文起於經傳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其濫觴也殆乎魏晉齊梁而下此風彌盛至於唐初尚沿其習蓋奇耦對待本出自然文家格律何可少也余閒觀藏教中亦多有排偶可喜者錄之於左如黃葉爲金山雞成鳳

修羅八臂摩醯三目一枝可以戢羽何俟鄧林潢灣足以潛鱗豈須滄海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藤鼠易侵樹猿難靜芥納須彌毛吞巨海棄海存漚遺金拾礫掬雹作寶執石為珠圓宗罕遇若芥子投於針鋒正法難聞猶盲龜值于木孔降伏鏡裏天魔證得夢中佛果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尺蠖循條安前足而進後足癡猨得樹放高枝而捉低枝愚癡人不分菽麥牛羊眼囥辨方隅待空裏之花將期結果取夢中之物擬欲牢藏杌見鬼空繩消蛇息

渴鹿罷馳於陽燄癡猨息弄於月輪王城鷲嶺仙苑鹿林祇樹天階菴園山穴捐珠玩石棄寶負薪觀畫怖龍尋跡怯象駝乘競馳于駕駟螢火爭耀於龍燭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爲鑑邪人無邪則鑑無所施不迷則車爲不用提屣持衣瀉瓶執杓高步彌天鄰幾初地髻寶衣珠葱河柰苑黍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鼷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閬之非難蛛蝨觀蕀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驪龍吝珠犛牛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

松直凌空玉堅絶汙谷裏傳聲鏡中寫面不動本位之地而身遍十方未離一念之中而還經塵劫本位不動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化啓憍陳道終須跋積劫蓋眠如蠶自縛一期解脫似麞獨跳極樂佛國水鳥樹林皆宣妙義華嚴性海雲臺寶網同演法音鬭沒額珠醉迷衣寶無邊刹鏡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念垢衣纒寶濁水求珠儒墨者般若之筌簣詞賦者伽陀之鼓吹東逝長波西垂殘照擊石星火驟隙迅駒風裏微燈

草頭朝露臨崖朽樹爍目電光動樹訓風舉扇類月
名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
名相之境雪山比象安責尾牙滿月況容豈有眉目
因動背定比舟行而岸移由妄迷眞譬雲駛而月運
見月忘指到岸捨筏塵生井底浪起峰頭結子空花
生兒石女白雲數峰青山一朶
邵氏見聞錄載洛陽楚氏所藏水精枕其間有半開杏
花一枝錢塘聞子東博士乃祖所藏水精絛環表裏
瑩澈中有生竹葉一片粤志云南漢劉龑墓在番禺

縣東明崇禎九年被發中有寶硯一硯池中有一玉魚能遊動碧玉盤一以水滿注其中有二金魚影浮出皆可稱希世之珍也

嫁杏嫁橘昔有此說矣又有嫁茄法云欲茄結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行踐之則其子必繁俗謂之嫁茄云然茄非佳果之比雖不嫁亦何傷其法不過為老圃設耳

洪範言鯀湮洪水汨陳五行故禹之治水必順而施之冀為帝都固在所當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為水水

生木木東方故兖青徐次之木生火火南方故荆揚次之火生土土中央故豫次之土生金金西方故以梁雍終焉

本朝江南鄉試不以大學命題以明崇禎壬午科題爲定而后能靜三句明南京鄉科終於此也聞廣東鄉試亦然如命大學題則貢院被火或主司者有禍患而尤忌聖經一章云

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爲眼鏡兒生十歲即戴一眼鏡以養目光至老不復昏矇又可以爲方圓鏡爲屏

或謂漢武帝使人入海市瑠璃即此余謂佛典所稱七寶琉璃玻璃本是二物翻譯名義云瑠璃或作琉此云青色寶亦翻不遠謂西域有山去波羅柰城不遠山出此寶因以名焉或加吠字或加毘字或云毘頭棃從山爲名乃遠山寶也遠山即須彌山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煙燄所能鎔鑄唯鬼神有通力者能破壞之又言是金翅鳥卵殼鬼神得之出賣與人或名紺琉璃以其青而含赤色也古字但作流離左太冲吳都賦致流離與珂瑊是也玻璃作頗

棃此云水玉狀似此方水精或云氷過千歲化爲頗棃據此則混爲一物者謬矣

祠山神廟據顏眞卿橫山廟碑謂神生漢代即張安世也廟食茲山久新室之亂爲野火所燎建武中復構唐興封廣惠王祠在橫山亦呼爲祠山云王象之輿地紀勝謂古碑云神姓張諱渤顏碑謂是張安世未知孰是橫山則在今江南之廣德州也又四明圖經有張王廟碑高閭爲文謂王乃武陵龍陽人生於西漢之末東遊吳會居苕霅之白鶴山而祠山行狀碑

謂神東清河人曾祖考諱秉神諱渤西漢時生於吳興烏程縣之橫山其所載互異如此

山泉逸志云廣德祠山有七寶曰銅印一宋端平元年鑄文曰祠山廣惠廟印玉磬一長尺五寸有奇高七寸厚半之剡曰宣和殿寶篆文也玉質似雪無玷徑寸珠一擎以鐵梗飾以水晶狀如綫版水晶上有金屏屏綴小金龍作搶珠態珠遠望桃花色或現青淺內有粒如粞者三流動閃閃以兩指按之其色微黃若猫睛然兩人對照亦可互見其面以字映之無論

多寡畢入照中又一青衣小童僅如綠豆而搖頭舞袖酷類傀儡正德間内使畢眞獻之内廷嘗於禁中作祟已乃詔還山趙子昂眞蹟一乃重修寶閣方丈疏字彷李北海當時稱名物古畵仙圖一爲韓湘子呂洞賓呂雙目能左右視燗燗逼眞韓袒裼仰視鶉懸萬端不知何以下筆右二指執花如撮極其輕揚左繫籃籃有折枝所謂項刻花也筆意類吳道子萊花百雀圖萊只一本而花以百數當衆卉競秀展之其色如新雀圖懸之靜室則下而啄食屢爲道士窺

見右山泉得聞之道士如此又言當時有玉一方周正如几日光照之内有詩四首可讀乃白玉蟾所點化者爲一州守密令其西席延交道士日久借入衙齋不復返云

蹇忠定公義碑云大凡名山所藏廣大悉備萬畏神之英靈不敢竊發所謂雷之布鼓登之鬼市與夫河源池丘之神債廣德祠山之埋藏是謂天下四異非妄傳也道士言珠玉由掘地而得信然

慎蒙廣德紀游云從吳興西行九十里至長興之銀坍

舟行過四安又陸行五十里至廣德出西門三里有廣惠殿牓殿高計九丈以沈香雕神像甚奇怪面色似經煙火虬髯如鐵祝史謂是海馬駿乃水神也像有袴乃元天曆二年製布爲之至今不朽太祖初興時嘗來登謁有詩云天下英靈第一山白雪爲關石爲關高臺近斗當空出老樹如龍挾雨還兵革累經香火舊鬼神常護道人間從軍幸得來瞻此麾指干戈動笑顏

廟記云祠山神以二月八日誕七日必風九日必雨相

傳神誕日延其小姨飲必風雨者欲以露其足爲樂雖涉虛妄然風雨不爽　以上四條皆祠山事蹟故備錄之明祖詩眞贋未可知然列神祀於十廟中固必有由也

又祠山古碑云王每役陰兵由長興導流欲抵廣德東自荆溪疏鑿聖瀆長五十里至本州之青林塘界于岸側先開浴兵池方三十餘頃尋廣聖瀆之岸迤邐而西至杜坑廟尚欲鑿三十里以爲通津先于後村畢宅保小山楓林中掛鼓與夫人隴西氏約每餉至

鳴鼓三則自來赴毋請也一日鳥啄鼓上王來餉尚蚤乃復去已而餉至夫人鳴鼓王猶以爲鳥也遲之夫人乃躬詣見一大狶方役陰兵開鑿乃呼王王恥之遂輟是役而不見夫人浴兵池亦名東亭湖王象之謂東亭湖爲張王發迹者謂此

聞吳俗稱張王神爲張大帝二月八日爲王下降之辰其日支所屬即乘之而下如子日乘鼠丑日乘牛之類是也可以驗一年中五穀果蔬之成熟虛耗遇戌日則上天下上之日多風雨作寒甚有驗

宋元豐八年禮部貢院火改期別試無爲州人焦蹈爲
大魁京師諺曰不因南省火怎得狀元焦聞前明萬
曆己丑會試亦然而是科狀元焦竑適與之合亦奇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索隱注
侯語辭詩侯其偉而是也大風有三兮故曰三侯
公羊傳孔子生於襄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穀梁云
十月史記云襄二十二年太史公後於公穀當依二
家然考杜氏春秋長曆十一月無庚子庚子在十月
二十一日則當從穀梁左氏云哀十六年夏四月己

丑孔子卒太史公遵之然十六年乃壬戌歲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蓋已與乙文相近故誤書耳

韋端己下邽感舊詩曰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遶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余曾記陸務觀詩中用逃學字不知所本讀此而乃釋然

景德鎮在饒州浮梁縣其水土宜陶宋景德中置鎮以陶故有景德之名明初因元舊置稅課局正德初始置御器廠于是有官窰民窰之分焉宋彭器之集有

送許屯田詩曰浮梁乃燒甆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註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甆器者一人許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不載許君之名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命赴客各作驢鳴一聲以送之

王武子之喪名士畢至孫子荆後來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之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范廷召最惡驢鳴聞之輙爲擊

殺夫驢鳴一也好之則君以是悅其臣友以是悅其朋子以是悅其母惡之則至于擊殺均非性情之正也然驢鳴有何可愛耶若殺之則爲已甚矣

晉武帝後宮遊宴嘗乘羊車按周禮車人有大車柏車羊車鄭氏注云羊善也則羊車未必駕羊如晉武羊車則眞駕羊矣觀宮人户插竹葉以引帝車可見

水性潤下於五味爲鹹其質常重故西洋之說惟以輕者爲美

嘗取水先權其輕重入甑蒸之如取花露之法其重者

必多渣滓蓋土石所積而致然也輕者則否於服用爲宜按本草云勞水即揚泛水用流水二斗置大盆中以杓高揚之千萬徧蓋水性本鹹而體重勞之則甘而輕故温柔而益脾胃也此與西洋取輕之義正合而甑蒸之法與杓揚之精麤更懸殊矣自非

聖格物之精何以及此

詩熠燿宵行朱傳以宵行爲蟲名蓋以末章有熠燿其羽以熠燿但爲明貌耳然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

桑扈有鶯其羽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此楊用修之說其義甚明可辯蟲名之非也

爾雅云鸒斯鵯鶋郭云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鄭夾漈通志亦曰鸒斯獨孔氏以斯爲語辭不知何據不可從

孫奕示兒編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槖董氏曰無底曰槖有底曰囊唐韻云槖無底囊三說不同並存之

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

也來麰麥也雅翼云麰一作牟又作麰即今大麥劉向以爲麰麰麥也惟廣雅以麰爲大麥來爲小麥未知何據

宋蔡絛云上皇崇尚古器有得一器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夷堅志云政和間訪求三代彝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孺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徑二尺以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罷朝孺而反其盤道君此舉是矣然六

千餘器何一非發冢得之者彼獨何辜哉無以服朝

孺之心矣

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成季生而有

文在其手曰友筮辭有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

則魯不昌之語此皆飾詞之不足信者

不言出奔難之也杜氏注難乃旦反謂莊公志在於

殺難言其奔非也叚不義而得衆莊公大用兵力僅

乃勝之故不書出奔難之者言克之非易耳難音當

如字

爲謚因以爲族謚當作氏傳寫之誤也羽父爲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固未問謚也仲對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其問答相承了然可見下文公命以字爲展氏其義益明矣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趙匡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以爲有禮是長亂階也

能投盍於稷門杜云盍覆也稷門魯城南門自投而反覆於門上此亦強解劉炫云投車盍過於稷門似

比杜爲得

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蕭讀爲莤音縮謂束茅立之酒沃其上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六書正譌云俗用縮非

許男面縛銜璧楊慎云面縛背縛也史記馬童面之張晏訓背之也蓋古文多用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之類

其在亂乎杜云在存也此解未明蓋宰孔之意以齊桓內行不正今之所憂者其在亂乎君亦當靖晉之

亂無勞遠行也

虢射注云惠公舅據前言小戎子生夷吾虢射非戎人何以爲惠公舅耶恐有誤

辟母弟之難也注叔帶襄王同母弟按史記惠王太子鄭母蚤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此云同母弟與史記不合應從史記

室如懸罄罄國語作磬古字通如注云而也亦非當依本字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注云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

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按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時年四十三歸晉年六十二注與史記不合

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趙汸曰書存秦誓如詩錄秦風與修春秋事體不同左氏尊秦蓋當時流俗之論汪克寬曰穆公雖嘗悔過不能改過何德可尊而崇之歷考自入春秋以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即前此晉以三國伐許與明年五國伐沈皆不書大夫姓氏是崇何德哉春秋於人之一字其貶與

否終無定論朱子謂不當以一字褒貶求聖人之意正此類也

皐陶庭堅杜以庭堅爲皐陶字孔疏謂本于鄭康成論語不知鄭得之何書羅泌云六皐陶之後蓼庭堅之後明非一人矣

以盈其貫注貫猶習也余謂以繩穿物曰貫書泰誓商罪貫盈言紂之惡如物之滿於貫也此正用書語耳注非

有山鞠窮乎按說文营藭香草也韻會云营今作芎

穹藭江離根江離一名蘼蕪其根療頭痛寒痺腹痛

山鞠窮即此

吾從其治也治謂病閒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

列子鄧析子謂子産曰子奚不時其治也時伺也謂

詞其醒時

史記載晉景公時屠岸賈為司寇追論趙盾弒君事殺

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按趙朔之死經傳皆無明

文原屏之殺由莊姬譖之與朔無與也在史公自必

有據然不可攷矣大略岸賈之殺朔自是一事莊姬

之譖殺同括又是一事耳如溷而爲一則必不然者也

荐居云者荐與薦同草也言其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莊子云麋鹿食荐漢書終軍傳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

大夫門子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康成云正室適子也文選束晳補亡詩粲粲門子注云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解不五稔杜注云少尚當曆五年多則不啻韋昭云少

不五年而亡此謂君亡非國亡也余謂杜解太紆曲應從韋氏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註云言求食可得無去豎牛余謂不然此蓋杜洩憤怨之辭也言叔孫召豎牛以致禍本自求之而至者今又何故欲去之耶哀八年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正與此相類

六物不同六者歲時日月星辰也古人皆謂之物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杜云同日也此

可爲證

同惡相求杜注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非也此指
當時同心造亂者如蘧居蔓成然輩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按襄十九年傳云聲子與子木
語曰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鄐爭者
爭田之疆界也

師至則投諸外者謂縶縋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也杜
云婦人隨之而出則鑿說矣或以下文獻諸子占爲
獻此婦人謬甚

吳太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云諸樊吳太子
王僚之太子謬矣吳子諸樊於王僚爲伯父僚之子安有與伯祖同名之理按史記楚世家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之母而去即此事也太子諸樊必公子光之誤耳
左氏言使祝宗祈死者凡二成十七年范文子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也而皆如其志以死杜氏注並云自裁或以爲適當其數盡之時非自裁也但文子之祈死不日惟云六月戊辰士燮卒要其爲期亦必不遠

昭子則今日祈而明日死矣自裁無疑

萬民弗忍杜云不忍害王也余謂此與五子之歌因民弗忍湯誥弗忍荼毒義同言王之虐不可堪忍也杜氏註非

帥羣不弔之人言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注云弔也其義難明

鱄設諸曰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注云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也按史記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於楚而內

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若如注意則以毋老子幼為專諸自謂矣似不如史記理順

因商奄之民注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按詩云四國是匡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紂子禄父奄即多士王來自奄之奄國近魯是商即四國之一注誤

五叔無官注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按僖二十四年富辰言文照十六國以魯衛毛聃並言則毛聃明是二國今云毛叔聃謬矣當正之

曹叔振鐸本武王同母弟史記歷叙甚明今杜注云與

周公異母未知所據

執燧象以奔吳師田單火牛之智祖此故言兵法之奇莫備於左氏

不能如辭如不如也蓋古語如此與僖二十二年傳云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同義

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注云血至捥傳遜曰捘一作捽是把持之義捥今文作腕血至捥傳亦未言及此

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林堯叟云皆平王之女服虔云畀我季芊之字未知孰是但下文鍾建負季芊

而界我無聞則是一人也當從服氏

桓子咋謂林楚按字書咋側格切大聲也杜訓暫非

喜於徵死陸粲曰徵當作脫誤寫也

載蔥靈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葱有靈此車前後有障蔽兩旁開窗可以觀望窗中豎木謂之靈覿此說則蔥靈即窗櫺二字也靈與櫺音同

胡簋之事疏曰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鄭康成等注論語賈服杜等注此傳並云夏曰瑚

周之宗盟服虔曰同宗之盟也天子盟諸侯令其同獎
王室未聞離逖異姓但周人貴親先序宗族故謂之
宗盟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

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豎貂有寵此齊之禍本也軍
機重事此而洩之則他可知矣與後貂遂因内寵殺
羣吏而立公子無虧齊以大亂遙相接應

公欲焚巫尫巫尫注具二說按檀弓云穆公問縣子曰
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若
則是巫尫乃二人也當從後說

提彌明史記作示眯明云明反擊靈公伏士脫盾出因

亡去則合靈輒事爲一人矣當依左氏

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言我不以良矢射他人之子

則吾子何可得耶

使解揚如宋史記鄭世家曰伯宗諫晉君毋伐楚乃求

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使誑楚令宋毋降此注疏

所未及者宜以補之

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連山驚鳥亂隔岫斷猨吟唐

太宗詩也濃樹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濛濛

雨草瑤階濕鐘曉愁吟獨倚屏蜀王衍宮人李舜弦詩也余謂二作皆可以迴文讀

少陵石笋行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常璩云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耆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闕曰沈犀石曰魚鳧仙壇曰四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大秦寺之遺址諸葛亮握之方驗有篆字曰蠶叢氏啟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

横埋連接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上有濁歜燭觸蠲五字時人莫曉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歜字可記主飢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可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若符響然余按范賢者乃蜀處士范長生李雄王蜀時以長生有明德拜爲丞相稱爲范賢而不名後傳聞其不死仙去覩此則長生果異人哉

古蹟記云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

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頹敗者拆去之祇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徑視之其刻字宛若新書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祀之而去武侯英靈萬古不泯如此彬之議亦少恕矣哉

謝肇淛滇略曰嘉靖壬午大理趙汝濂省試往淨耳寺

卜遇異人出一劄示之曰此榜草有子名乎趙徧閲答無有異人曰知子端士將爲子易之即空去第三名以趙名塡之上鈐三圖書而去揭曉日書榜至第三名羅侍御忽疑問二司答爲故家子素有才名侍御曰如此則私矣即空榜易以趙名鈐三印一如所見此事可入前定錄

無花果即吳都賦中所云古度也郡國志云與古郡木有古度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實中有如蒲棃者取之爲粽數日不煮皆化成虫

如蟻有翼穿皮飛出俗謂之無花果楊愼古度賦云有木詭容在句之東修穉盤壤巨榦撐空閟華青帝垂實元工蓐收傅紺屏翳剪紅子穿皮出房殊卉叢膚無纖毫腹育飛虫又曰烜比景灌茵露果星燭葉雲布楠榴相思爲黨鄰平仲君遷爲朋故君子識之是曰古度按此與時下稱無花果者殊不相合

本草犀角修治云凡犀角鋸成當以薄紙裹於懷中蒸燥乘熱搗之應手如粉故歸田錄云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余按考工記角之本蹙于剀而休于氣是故柔

柔故欲其埶也注云言角之本近于𠛬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欲其形之自曲及是而埶也始知人氣𥚁犀之說亦即此義

史記夏本紀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按帝相在位二十八年爲羿所逐羿篡立八年又爲寒浞所殺浞自立方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而生少康其後三十二年方滅浞而少康立時距羿之篡已四十一年矣史公竟不言羿浞之事亦是疎闕處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一日見其人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問其故人曰吾父逐什一於下邳有傳言父客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寛稍停當有的耗後七日來報汝父甚無恙則已得其父手書出懷中欵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異人也道民別號玉川子錢牧齋有題玉川子畫像歌稱其遇道士授神行法其所居曰楊舍市去江陵六十里人試之與奔馬竝馳玉川先至約十里

許云

鹿千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元鵠生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見

太平廣記

明太祖平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又惡富民豪并坐罪沒入田産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蘇郡之賦比他郡獨重官田租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宣德時積逋至八百萬石乃用周文襄忱爲巡撫忱與知府況鐘曲算累月減七十二萬餘

石民始少甦息焉

王建牡丹詩粉光深紫膩内色退紅嬌王貞白詩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詞牀上小薰籠昭州新退紅退紅大約是今之粉紅云爾

五角六張語見嬾眞子謂月之逢五日遇角宿逢六日遇張宿此二日遇兩宿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亦不過三四日耳其義亦未解

西湖保俶塔因錢忠懿王俶入朝恐其被留故作此以祈保之稱名者尊朝廷也後訛爲保叔郎仁寶云咸

平中僧永保化緣造塔人以師叔稱之故名塔曰保叔又霏雪錄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

釋氏有南北二宗而道家亦有之云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唐呂巖始分爲二一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枏枏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南宗也 一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丘處機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馬鈺鈺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眞人此北宗也

列子說符篇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余按左傳襄十年晉荀偃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紇即孔子之父列子之語當即指此事耳

此土佛寺起於漢明帝永平十年印度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并將釋迦佛像至於洛陽帝悅造白馬寺譯出四十二章經僧史略云鴻臚寺者本禮四夷遠國之邸舍釋名曰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内也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經來故用白馬爲

題雖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後此或名僧坊別屋謂之坊也或名精舍者言息心所栖精練道行非麁暴者所居也至隋煬帝敕天下寺院皆名道場又稱招提者元魏太武帝造伽藍創立此名唐言四方僧物又稱阿蘭若或阿練若翻遠離處或翻閑靜處不作衆事名爲閑無憒閙故名爲靜或翻無諍謂所居不與世諍也又稱伽藍譯爲衆園言爲衆人園圃也生植之所佛弟子則生植道芽聖果也

玉枕蘭亭者因賈秋壑得一碔砆石枕光瑩可愛賈意

堅欲刻蘭亭人皆難之忽一鐫者云吾能麼其字法縮成小本體製規模當令具在賈甚喜既成此刻果然宛如定武本而小耳缺損處皆全亦神手也今所傳於世者乃此刻之諸孫耳

詩之重篇名栢舟二邶鄘 楊之水三王鄭唐 谷風二邶小雅 無衣二唐秦 杕杜二唐小雅

學宮香冎將燼而忽焰如燭光者謂之香笑主吉慶其地必産英賢或出進士見元人闕里外史至正直記

外史又曰經史中往往承襲故釆俗忌避諱者字畫皆

減省不成字如匡字與敬字恒昌字貞字殷字構字朗字皆不成文以讓爲遜淵爲泉慎爲順桓爲威匡爲康弘爲洪民字傍加一點或追改前代人名甚是紕繆若爲君親避諱固所宜然豈有古今經典以私諱改其字哉是無識之人率意妄作以爲萬世誚也此可見元時刊書尚襲宋世避諱即今時下所刻若依宋本者仍其缺筆或乃據此以定宋刊之眞贋淺而陋矣又古來書畫名蹟曾經賞鑒家收藏多用圖記市賈之不肖者遂依樣雕鐫印於濫惡之書畫以

圖重價徒令見者嘔噦此僅可以欺不知子都之姣者耳

宋朝登科錄今所存者惟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及寶祐四年者耳紹興錄朱子中第五甲第九十人寶祐第一甲第一人則文信國也二錄之僅存豈不以其人哉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遼眞宗之時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雞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嘗有眞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紗承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

一段長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香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能降天神香氣達數百里契丹滅時二物不知所在見南燼紀聞錄

吳梅村有詠拙政園山茶花詩其引曰拙政園故大弘寺基也其地林木絕勝有王御史者侵之以廣其宮後歸徐氏最久兵興爲鎮將所據已而海昌陳相國得之內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勢爭高每花時鉅麗鮮妍紛披照矚爲江南所僅見相國自得

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再經譴謫遼海此花從未寓
目余偶過太息爲作此詩余按蘇州府誌云拙政園
在婁門内迎春坊本道觀也中多喬木御史王憲臣
侵以爲園大弘寺在其後亦半侵焉崇臺重屋清川
映帶擅勝吳中待詔文徵明有記一傳而其子以蒱
博爲徐鴻臚少泉所得更幾世至　本朝順治初年
爲營將寓居後歸大學士陳之遴之遴譴謫遼左園
亦籍沒槁户荒凉中有寶珠山茶樹花時爛紅奪目
又孜文衡山記曰拙政園者在郡城東北分婁齊門

之間爲戴顒陸龜蒙故宅今爲槐雨先生王君敬止所居凡爲堂一樓一爲亭六軒檻池臺塢澗之屬廿有三總三十有一王君言余自筮仕抵今餘四十年同時或起家至入座登三事而余僅以一郡倅老退林下其爲政殆有拙於潘岳者園所以識也文記作於嘉靖十二年癸巳又每處題一詩古今體不一道其花木水竹之勝令人神往題獨不及山茶何耶誌與吳序俱稱王君爲御史而其自述乃云以郡倅老退林下殆年久相傳之謬當以郡倅爲正又誌云本

是道觀大弘寺在其後亦侵其半而吳序則專指大弘當亦傳襲之誤耳繼而其子弗克負荷日縱飲博即指此園爲賭一擲而歸之他姓吳人至今有花園令之名焉梅村詩歌臺舞榭從何起當日豪家擅閭里苦奪精藍爲翫花旋拋先業隨流水兒郎縱博賭名園一擲畱傳猶在耳是也後此屢易其主并如上說而居此者輙以事没入縣官人皆指爲凶宅今則齊民雜處其中瓜分豆剖昔日繁華銷歇盡矣又聞其中妖魅出没毒蟒潛藏乍見者皆驚竄意其琳宫

梵宇或有神物護持本非酒肉歌舞之塲無取巧偷豪斂耳

太常寺公署垂花門之上有蛺蝶子三枚黃質而黑章鬚之末有如珠者二餘則與常蝶無別焉常以夏至之時來集每祭方澤各官齋戒蝶輙先至其所祭畢則翩翩而逝還其故處或以帛及扇承之呼曰老道便飛而下集似有知者見燕子必從而逐之燕莫之敢抗秋分後即去不知所之明年復來不解其故也此五七年間事前此所未有者

金陵焦弱侯先生負宿望爲舉子二十年不售乃遊杭乞夢於于忠肅公祠夢忠肅謂之曰君明日宜往法相寺當遇一顯者彼顯者乃郎與君同年成進士君即是科之一甲第一人也覺而記憶不忘質明至法相徘徊久之果有輿蓋而來者白鬚飄然詢之從者乃華亭陸宮保樹聲也陸入禮佛祈禱畢寺僧設齋陸謂僧曰今日景物絕佳此間可得一雅人共談諧者乎曰適有一金陵孝廉焦某至此倘可陪公一話否陸素聞焦名即命延入寒暄既已因請問公令嗣

幾人答曰老夫正以衰邁乏嗣聞此間長耳和尚者乃錠光古佛化身遠近祈嗣者甚衆特鼓棹而來耳焦聞之愕然不覺泣下陸公駴焉請其故焦具述昨夢且曰神殆以此相戲矣陸曰先生勿憂于公勳在社稷聲施到今必無戲言之理吾姬人有娠將彌月矣若幸而生男先生即此子之師也請從此同返雲間何如焦不得已收淚謝焉既抵家亡何陸公果舉子焦喜慰特甚俟之六年出就傅姿甚敏賴焦益喜意其必早年掇科第也乃未幾而以痘殤焦哀慟過

於乃翁因辭去陸又慰留之曰姬侍復有將娩身者若女也則聽先生行耳既而得雄及長焦盡心啓迪至萬曆己丑果同舉南宮而焦以狀元及第始信忠肅當年所告如響也

明嘉靖中有日者以推命聞于長安所言休咎皆不爽時日從而叩焉者日必盈座至有無隙可乘而去之者甲辰禮闈三試即畢求決得失者益爭趨之肩摩轂擊應接不暇時秦君鳴雷瞿君景淳亦造焉方值户外屨滿不能前而對衢亦子平肆一人兀然獨坐

無有相顧者二君乃借其座以少休因而問曰先生與彼同事斯術何喧寂懸殊若是拱手而對曰是則所謂運也夫命譬諸舟運譬諸風萬斛巨艑豈不㒺然而風力不至雖篙師長年竭蹷從事徒自勞耳及其乘長風破巨浪過都越國瞬息千里安可易量哉吾之與彼亦若是而已矣曰然則先生必嘗審此至精也舟當以何時發乎曰正在今日過此則彼將閴其無人矣二君顧彼肆其無隙如故則姑以兩人干支就此人試之其人布筭畢批秦君牘曰今科狀元

又批瞿君牘曰今科會元二君乃捧腹笑曰嗟乎吾今乃知先生之術所以不售也安所得吾二人恰是今科會狀乎曰我固言之矣我運在今日吾言幸而中人必將盡去彼而就此又何疑焉既而榜發悉如其言而向之無隙可乘者果寂然矣

左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牒蓋當時霸主用於列國者宋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今則同官文書往來乃用牒以上臨下則曰牌曰票而牒字之起蓋亦古矣

韋蘇州祠在蘇州府學之東祈夢者甚著靈驗常熟孫修撰承恩爲諸生時亦往祈焉夢有金甲者東向立韋公以四十矢予孫命關弓射之至三十九發乃中之視所存惟一矢耳順治戊戌殿試孫爲一甲第一人時年正三十九歲其明年遂歿

隙光亭雜識卷三